



《加华文苑》编委会

主任：林楠

委员：微言 程宗慧 冯玉 刘明孚 许嘉莹

主编：微言 冯玉

执行主编：刘明孚

执行编委：许嘉莹

责任编辑：

王志光 jhwywp@gmail.com (文学评论)

梁 娜 nakapitany@yahoo.ca (散文类)

段莉洁 duanlj@yahoo.com (散文类)

杨 柳 willowyang0@gmail.com (小说)

孙 玲 lingsun9668@gmail.com (剧本)

范文瑜 wyfanwenyu@gmail.com (传统诗词)

索妮娅 helei_s@yahoo.com (新诗)

半 张 kq_zhang@yahoo.com (诗文翻译)

韩长福 1256767968@qq.com (诗文诵读)

古 中 ggkosho@gmail.com (书法)

刘 德 grand_east@hotmail.com (绘画)

谢孝宠 jsztcpv@126.com (常州会员各类作品)



加华文苑 第26期 2022年11月15日

目录

【文学评论】

[柳风絮语，赤心可鉴——杨柳《柳风絮语》跋](#) 王志光

【散文】

[一曲天籁荡层云——Tiger Guo 钢琴音乐会后记](#) 霞之光

[父亲二三事](#) 钱宏

[长寿的秘诀](#) 梁娜

[我为话剧痴狂](#) 艾伦

[寒来叶落千树薄](#) 南希

[乡村铜匠](#) 商长江

【小说】

[小婉（连载之十七）](#) 艾伦

[变形笔（连载之五）](#) 沈乔生

【剧本】

[俺爹不是杀人犯（连载之九）](#) 编剧：黄净伟

【诗词联赋】

[西江月·秋意](#) 冯玉

[七绝·题南飞雁](#) 南山

[七律·七七级幸运儿自叙](#) 刘明孚

[西江月·与鹤山、国挺二兄游枫溪寻三文鱼不遇](#) 张焱

[七律·近日深寒有感](#) Maggie 涓伊

[七律·题范曾《老子出关》图](#) 冯瑞云

[五古·羁旅秋思](#) 尚虹

[蝶恋花·欧游时所拍所思](#) 文质彬彬

[七律·Hoy 溪看三文鱼洄游归来](#) Wenyu

[五律·壬寅仲秋与友自驾游美东北数州赏枫（新英格兰）](#) 秀玉

[减字木兰花·秋客](#) 水木清华

[七律·重阳咏怀](#) 王益石

[调笑令·吟秋](#) 陈伟超

[五律·度假游海滩（新韵）](#) 渔人

[七律·霜降（新韵）](#) 悬壶阁

[七律·望秋](#) 闪客

[唐多令·重阳](#) 姚树元

【新诗】

[苦咖啡](#) Maggie 涓伊

[你一转身，秋天就来了](#) Coral 珊瑚

[枫叶情](#) Wenyu

[秋日雨](#) 索妮娅

[秋天走过温哥华](#) 艾伦

[我们，曾经——致“加華知青之友”团队](#) 芦卉

[枫红·霞光](#) 秀玉

[枯瘦的季节](#) Cecilia 松子

[母亲](#) 朱先贵

[采访秋天](#) 晚秋

【译丛】

[飞鸟集（第46首至第50首）](#) 作者：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汉译：郑振铎

[清平乐·卑诗赞](#) 作者：芦卉，英译：王健

[浣溪沙·农历庚寅端午缅怀爱国诗人屈原](#) 作者：芦卉，英译：王健

[七绝·重阳](#) 作者：刘明孚，英译：王健

[野花](#) 水木清华

【诵读】

[秋叶](#) 作者：周保柱，朗诵：枫波

[落叶的告辞](#) 作者、朗诵：胡发翔

[花开是禅](#) 作者：雪野，诵读：竹笛

【书法】

[临《石鼓文》·《知、道、爱、惜之心》](#) 孔少凯

[万里烟波濯纨绮·德薄而位尊](#) 骑士

[上善若水](#) 古中

【绘画】

[加油，李娜](#) 程樹人

[吉米](#) 李天行

[吟蘭](#) 廖中慧

[妙色非關秋露染](#) 劉德

[達摩坐禪](#) 謝大弘

[雲山初雪](#) 陸鶴山

【文学评论】

柳风絮语，赤心可鉴

——杨柳《柳风絮语》跋

王志光/加华笔会会员（温哥华）



一个瘦小的女子，腋下夹着装着几张证明她人生经历纸张的黑色公文包走在凄风苦雨中。她推开一扇门，被拒后又走进另一扇门。一次次的碰壁，一次次地挺起精神，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被一家公司看中，总算有了生计。

这是杨柳在《刚到温哥华的日子》里开头的描写。她那寻工的心酸，也是许许多多华人移民类似的经历。几乎每个新移民都是一部故事书，每个人身后都有一本血泪史。她的身影虽瘦小，但却很伟岸，因为她体现了一个夸父追日和精卫填海的民族追求光明、不屈不挠、至死不渝的精神。随着杨柳寻工的经历，我们重温了从百年前的华工先驱到现代移民追求诗与远方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杨柳的纪实性散文集《柳风絮语》就这样将读者引进一个阅读，欣赏和沉思的美好时刻。

遍读《柳风絮语》，深深地被杨柳那种放下身段、敢于吃苦的坚韧不拔精神感动。正是由于这些经历，作者才对人生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不一样的视野和不一样的情怀。从底层的流水线到考取公务员必经的严酷考验，直至修成正果，做到了白领，无不感到有一种精神力量的存在。

这是“为了明天，我满怀希冀，盼望着”（《因鱼结缘》）的初心和“天哭杨柳，杨柳不哭。杨柳依依，生命极强，随遇而安”（《哭泣的杨柳》）的坚强。是“想做点什么，让我在一个新地方有机会重新开始”（《叶子红了》）的决心和“现在可是把脚坚实地踏在地上，不折不扣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寻梦》）的践行。

这也是对《出路》里吸毒者福良和《寻找流浪汉》中流浪汉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对《幸与不幸》中汉娜和《女主角》中达鲁瓦娜不幸的同理心。更是对因疫情失业而住在收容所的哈里夫妇真正爱情的赞美及对养老院孤寡老人罗素太太临终还要捐赠眼角膜高尚精神的讴歌。

杨柳文章充满了人文主义情怀。移民的经历扩大了视野，升华了胸怀，使作者突破种族、文化和信仰的藩篱，字里行间充满了理解、包容、慈悲和同理心，洋溢着一种广博的人道主义之美。我想，这正是华文文学才具有的格调和情怀，是超出文学意义的精神境界。

杨柳这种情怀和境界并非一日蹴就，而是归功于其对真善美一以贯之的追求。这种追求在《重读 30 岁时写的文章》得到了印证。一段芳华的放飞，一段现时的参悟，对比出杨柳的青涩与成熟；一番鸿鹄之志，一番沉静思考，夹叙夹议出一位知性女士的心路历程。正是祖裔文化的浸润和熏陶，才积淀出杨柳的良好心态；正是这种少年立志与之后的不懈追求，才稳定了她移民初始时的踉跄酩酊，使之迈出坚定的步伐，最终走出一片灿烂的天地。《母亲的眼泪》对失独母亲无限的同情和《飘洋过海的母爱》中对母爱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刻骨铭心的珍惜，无不烙刻上中华文化的印记。这种良与善的基因必然带入他乡，成为她日后走出诗意，走向远方的精神支柱。

杨柳的情怀在凝与化的交替中得以抒发与飞扬。在《柳风絮语》这本纪实性散文集里，凝中有化，化中有凝。凝，结构情节韵律紧凑，一贯到底；化，所视幻化为所思，所思升华为所悟。无论是回忆其移民初始的寻工过程（《刚到温哥华的日子里》），还是与不同种族人士交往（《因鱼结缘》和《寻找流浪汉》等）中，或在寻求失去的亲情（《飘洋过海的母爱》）和歌颂伟大的爱情（《秋天的爱情》）时，跳动的文字、夹叙夹议、情景穿插、所叙所悟交汇及情感表达毫无违和之感；也无先景后情、或无病呻吟、或故意拔高的做作；更无海派细腻委婉的小女人作家的做派。出生于东北却成长于上海，杨柳天然兼有江南之灵动与黑土地之粗犷，文字达而不俗，情感细而大气；处理凝与化时伸缩有度，自然得体，刚柔相济。

杨柳对情感的抒发常常通过幽默的形式来表达，一些颇有烟火气的幽默语言令人在笑泪中悟到了生活的两面：乐与苦，幸与不幸，顺境与逆境。比如，将体力活称之为语义双关的“勒脖工”表现了作者的乐观心境。（《刚到温哥华的日子》）对误入单行道时的尴尬，杨柳的描写惟妙惟肖：“迎头两辆汽车，愤怒地瞪着血红的眼睛，一步步向我逼来。喇叭声此起彼伏，奏着高亢的交响乐。”（《寻找流浪汉》）再比如，看到汉娜弟弟的模样后，杨柳一句俏皮话回味后令人捧腹：“肯定地说，上帝在雕塑他时，稀里糊涂地打了瞌睡。”（《幸与不幸》）而杨柳对检测新冠病毒的描写则更是令人莞尔：“白大褂的目光从遮得严严实实的帽子和口罩之间的缝隙射出来，探照灯般把陆雪琪浑身上下照了个遍。”（《罗素太太的遗嘱》）类似俏皮幽默的描写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一般来说，中国人缺少西方式委婉含蓄的幽默感。若无对生活积极向上的态度，若无对人生乐观豁达的心态，若无对幽默作用的深刻认识，杨柳对幽默的运用决然不可能如此娴熟，信手拈来。独特的结尾是杨柳抒发情感的另一个手法。个人的经历和移民的际遇加上对文学的执着丰富了杨柳创作技巧，使之能自如地并行叙述两条以上的线索（《飘洋过海的母爱》）和较为复杂的人物关系及情节（《三看人生》），而值得称道的是杨柳对许多篇章的结尾处理突破了中国人线性思维的窠臼，营造出一种欧亨利式出人意料的喜剧效果。比如说，当作者误入单行道身处危险境地而手足无措之时，突然一群流浪汉冲到路中间组成一堵围墙，而带头的则是作者将自

己午餐分赠的那位流浪汉。（《寻找流浪汉》）《女主角》中达鲁瓦娜在演出成功荣获欢呼与鲜花之后，却急忙打的回家去给自闭症的儿子庆祝生日。戏与人生巨大的反差一下子凸显了人生矛盾体：幸福与苦涩同行，梦想与现实同在。而这种西方小说常见的手法在《漂洋过海的母爱》，《幸与不幸》，《寻梦》及《罗素太太的遗嘱》等诸多篇章都可以看到。其实，这并不是杨柳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内在的审美以及她对人生无常的悟道和敬畏生命、珍惜幸福的平和心态使然。可以说，杨柳已然在有意无意中走近了西方小说和散文创作的境地，而不是满足于中国人习惯了的网络文字和讲故事层次。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条长链，它便是由那无数的瞬间之珠串成，闪光的珠子，暗沉的珠子，夹杂着灰不溜秋的珠子。闪光的灼灼照映着人生璀璨的时刻，暗沉的遮掩着曾经出过血的伤痕……”（《三看人生》）多么深刻的体会，多么富有哲理的人生悟道！这是厚积的文化底蕴和哲思后的喷发。至明至暗，忽明忽暗，人生就是起伏跌宕，明暗交替，不断追求光明的过程，生命能否熠熠闪光，全然在一念之间，在于意志的坚韧。只有经历炼狱的磨练和甄别，才能到达天堂彼岸。我以为，这才是《柳风絮语》的真谛。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柳色青青，他乡可居。我心可鉴，柳风絮语。一棵柔弱的杨柳被连根拔起，移植到新大陆，但她并没有南橘北枳，而是汲取了异乡土地的养分，茁壮成长，开出一片新天地，犹如当年左宗棠西进新疆时沿途种下的左公柳，短绦似辫，迎风扬沙，一路向前，向前。

【散文】

一曲天籁荡层云

——Tiger Guo 钢琴音乐会后记

霞之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琴手的两只小臂举重若轻般地扬起又落下，几个低音符传出了秋的信息。随着耳熟能详的旋律，一片枫叶悄然离开母体，随风飘荡，落到地面，发出轻轻的叹息。音阶在一对一的指法中逐渐拔高，飒风阵阵，落叶缤纷，秋景益浓，心潮逐浪高溢。心绪在穿指中滑过，穿越时空，回到昔日的温馨；音符在跨指中盘旋，若九曲流觞，回肠荡气，迸发出对爱的渴望，对情的思念，对温柔的追忆。心潮在跨指中轻飏，又在缩指中落下，对秋的热爱幻化成喁喁私语，回荡在似暖却爽的秋风与漫天飞舞的落叶交响曲里。

追光灯下，一袭天蓝色西式演出服勾勒出琴手——一位少年的匀称身影。一曲由理查德·克萊德曼弹成世界名曲的《秋日私语》经他之手被演绎得惟妙惟肖，令听众如醉如痴，击节赞叹。他那腼腆的鞠躬回礼透出一种稚嫩和纯真，而坐到琴凳上如钟的身子又显露出一种成熟和自信。他就是今晚钢琴音乐会的主角——年方十二岁、学琴才四年的 Tiger Guo。

在一对一手指轻快的滑动中，欢快的河水哗哗流淌；音符在跨开的手指缝中轻飏，对伟人的热爱和崇拜之情在九曲十八弯的浏阳河上荡漾。江南水乡的温柔和乡民质朴的情感得以充分的宣示。手指在黑白键盘上上下下左右翻飞跳跃，时疾时徐，时高时低，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在氤氲的清晨薄雾中静静地出发，缓缓流出黑森林，翻滚着蓝色的波涛，湍急地穿过溪谷悬崖，舒缓地来到宽阔的原野，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在大跳跃的扩指下，带着对和平和幸福的憧憬，河水欢快地奔向黑海，与多元的文明融为一体，化成大洋。浏阳河和蓝色多瑙河，一中一西，一民一洋，风

格迥异，内涵不一，Tiger Guo 竟然融会贯通，弹奏自如，或高兴、或欢快、或深沉、或悠长，充分体现了他对音乐的敏感和对乐章的领悟。这种内在的艺术感在另一种风格的乐曲中得到深刻的印证。

握拳状的手指重重地敲打在键盘上，金石般铿锵有力的旋律从上下切动的钢丝缝隙中迸出，犹如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一反扩指产生的悠扬清亮之感，紧缩的手指不时在黑白键上上下下滑动，时而单手在白键上共振，似音叉，如鼓鸣；时而双手在黑白键上连弹共进，若重锤砸钢锭，像狂飙电闪雷鸣。瞬间，满场充满黄河之水万马奔腾般的轰鸣，响起刀枪剑戟的击打声。这是中国人的母亲河在怒吼，这是中华儿女在为了母亲拼死决斗。此时此刻，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神往祖国，飞到了象征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壶口瀑布。

这就是音乐的力量，令人感伤，又让人振奋，跌宕起伏，激荡层云。如果没有对乐曲内涵的深刻理解，如果没有对节奏的敏锐把握，如果没有静水深流的内心情感，Tiger Guo 是决然弹不出如此激越而撼动人心的乐章的。

令人惊讶的是，Tiger Guo 对抒情曲、变奏曲、小奏鸣曲、进行曲也都掌握得恰到好处，节奏情感自由切换。但更令人惊讶的莫若他的记谱能力。古今中外十几首曲目，短则几分钟，长则十分钟以上，他竟然不用谱，一落座，旋律便从脑海中如行云流水般流淌出来，这就是胸有成竹的真正含义。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个才十二岁的少年却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将风格迥异的十几首曲目了然于胸，又驾轻就熟地诠释出来，叹服之余，也不难想象得出他是多么地刻苦。

学艺者重术。天赋、强烈的节奏感、丰富的内心世界固然重要，但没有大量的练习，实难达到艺精技熟。Tiger Guo 内心的多彩，瞬间在架子鼓的表演中爆发出来。他那欢快的表情，那强烈的节奏，那一颦一笑，无不透着一个天真少年的元真、执着和爱心。

父亲二三事

钱宏/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很小的时候，记得父亲身体不大好，单位安排他去庐山疗养。走在路上时，他总是喜欢把双手扶着我的双肩当拐杖，当时我大概五六岁。

但是，11岁那年，发生的三件事，让我对父亲有了深刻的印象。

那年镇子上有一个女子投塘自尽了，我们小孩子也跟着跑去看。大概因为三四天才找到，那女子身体在水里泡得发胀发臭。被捞起来准备下葬时，按当地习俗要给她换上新衣服，可镇民们就是没有人愿意做这件事。事情就僵在那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突然，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嗓子：“学校的董老师愿意帮忙！”我朝那发声的方向望去，只见瘦弱的父亲从人群中出现，直往那停尸的所在地走去。这是我第一次清楚地记得人们对父亲的赞叹：“董老师真是个好！”

父亲是一名中学老师，听说他对自己的学生非常好。他有一个姓江的学生，从小患有一种叫“缩阴症”的病：就是阴茎突然内缩，小腹或大腿内侧拘挛剧痛，让患者感到焦虑、恐惧、苦恼，据说严重的会有生命危险。这个病时常反复，据说小时在家每次犯病，都是他母亲用嘴用力吮吸出来。他的病已经很久没有犯了，但是这次离家读中学时却又发作了。他的同学见他痛苦的样子，都惊叫起来，但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直到惊动了住在隔壁的董老师。父亲来到他寝室安慰他，问他情况。他很不好意思地说了原因和治疗方法。董老师二话没说，就做了这位姓江的学生母亲做过的事。

父亲对别人，对学生，都是悉心有加，但对自己的孩子，却总是要求严格到近乎苛刻。那时爸妈工作总是频频调动。在我的记忆中，18岁之前，我们家从未在一个地方住过三年以上，所以我没有发小，也无法像正常孩子那样按部就班地上学。因为除了那时学校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无学校可上，还要带弟妹。一年级是分两个地方上的，一处是县实验小学，一处是妈任教的村办小学。二、三年级干脆未正式上学，四年级和五年级一年半时间先后分别在三处上学。15岁文革开始我就完全辍学，去当农夫了。

记得重新上学读四年级下半学期那年，我的作文在班上每每被老师当作范文念，这使我有了一种作文的自信。有一次，我写了一篇《记一位生产队长》的作文，当时我很得意，在交老师之前就给也是语文老师爸妈看。他们一边读，一边笑我编造故事无中生有。看得出来他们很有些高兴，惊奇我怎写得这样的作文来。我心里自然也很兴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读完之后，父亲说，这篇作文写得的确不错，但是，这是记叙文，不能编造，所以，你这篇作文只能得……他说着随手拿起朱笔在我本子上批下“77分”。当时，一见此状我简直气昏过去了。父亲又不是我的任课老师，有什么权利给我判分？这事我老师一定会不高兴，但碍于父亲的面子既不会表露更不会给我加分。于是，我的兴趣一下降到了冰点。这件事对11岁（这是个脆弱的年龄！）的我，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是自此我对作文的热情大大降低，老师布置的任何作文题，我都是平铺直叙，写完几百字拉倒，一点也不去动脑筋；二是所有权威从此在我这里消失了（爸爸当时被学校其他老师和学生公认为是“笔杆子”），至少他们的神圣性遭到了动摇，怀疑主义的种子就这样在我心中落下了根。

据妈说，三岁之前的我非常聪明，且充满灵气，长得也比后来灵秀。一双眼睛大得出奇。父亲的学用尺子量过我的嘴巴和眼睛的宽度，结果竟发现我嘴巴反不及眼睛大，于是大家一齐乐开了。这事妈后来每说起便欣欣然有得色。她一高兴，这位十八岁的母亲，就顺口编了一首歌谣：

克洛夫呀么哟哟
大眼睛呀么哟哟
快快长大西里里里
撒拉拉拉梭罗罗罗帅
当作家呀么罗来。

妈一直坚持认为，要不是我3岁那年出疹子，不肯喝汤药被爸打笨了，“大崽儿一定有大出息”。那一次，也不知是何缘故，父子俩赌上气了，一个咬紧牙关坚决不喝，一个不喝就打，到底是怎么个打法，妈没说。我对这事一点记忆也没留下，更不知在此事发生之前，我是怎么个聪明样儿。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比较笨的那种孩子。

我脑子里自幼就被异想天开的事儿占据着，自记事起就没有乖过。在幼儿园时便总是哪怕只有一块饼干，只要别人要马上就给人，我落下一个绰号叫“大眼睛穷”。玩具、铅笔、甚至衣服，不知怎么就给弄丢了。还有一次一个人跑到电影院门口，在胡思乱想中睡过去了，幸好被一个卖茶水的老奶奶领回去，第二天也不知是怎么找到家的。

也许我儿时确实有些顽皮，在我印象中，父亲对我的教育，总是呵斥多于引导鼓励，遏抑多于启发。这或许是他意识到了个性太强难见容于斯世，抑或他对自己的儿子过于自信，以为怎么遏止都不过分。不过，后来我浪得虚名，真的也和父亲一样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别人提到这事儿时，我感到他挺开心的。

我常对人说，我们家是“一代不如一代”。我爷爷是教武术的，到我父亲这里不会；我父亲是诗人、书法家，到我这里也没有了。我一双拿锄头的农夫的手，甚至基本书写都成问题，幸好赶上科技昌明的IT时代早早地用上了电脑。

父亲的文学主张是：“诗化生活，净化灵魂，情化人生，爱化世界”。当他得知我出版《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与《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之后，在北京举办了“全

球共生论坛”，竟用了前后 10 年时间，写下并出版了《共生之光——雪凝轩共生诗歌一百首》。这些诗歌，是父亲对世界的期望，也应当是父亲对儿子的一种特别奖掖吧！

我曾在《原德：大国哲学》的扉页上写道：献给我的父亲董晋——一位心怀天下苍生的先生，一位真正的性情中人，一位执著于老瓶装新酒的当代格律诗人。

2022 年 10 月 22 日于 Vancouver

长寿的秘诀

梁娜/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记得小时候曾有一段时间住在母亲教书的教师宿舍里，隔壁邻居们都是教师及其家眷。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人都不记得了，但隔壁李教授和他的一家的故事，却是清楚地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李教授是教化学的，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好老师。他教学有方，深入浅出，说话不多但精准而且耐心，深受学生的欢迎。可回到家的他好像换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尤其是面对他的妻子李师母时，总是板着一张脸，沉默是金。是他在课堂上讲得太多了，累了，回家只想休息了吗？其实不然，真正的原因是：他哪里是那能言善辩师母的对手啊！有时候他文诌诌地说上两句，他的妻子就会像放连珠炮似的回敬他十句，最后他不得不甘拜下风，罢言或者是逃之夭夭。

李师母高中毕业，生长在城市，年轻时面目姣好，十分聪明伶俐，口才尤其好。据说她曾经做过一段时间办公室文员的工作，但结婚后就立即自动辞职了，原因是说她有“写作障碍症”。她做事麻利擅长讲话，可以把一件事情说得头头是道，发起言来也是滔滔不绝。可一让她写书面报告，她就一筹莫展了，写不了两行字就再也写不下去了。那年头写书面报告是家常便饭，她经常是到时交不了卷，为此多次受到领导的批评。同事们不解地问她：“你怎么会写不出来呢？你就把你所说的写出来，不就是一篇很好的报告了吗？”可她却发愁地说：“说和写那是两码事。”后来经人介绍，她认识了相貌平平但收入还不错的李教授，很快就嫁给了他，然后就退了职回家当上了家庭主妇，养育了三个女儿。

丈夫婚后回家讲的话越来越少，女儿们还幼小也说不上话，李师母憋得慌，出门见了邻居们就逮住不放，一打开话匣子不但止不住还不让对方插上嘴。久而久之，邻居们见了她就躲，被

“逮住”了的就只好耐心地听她“倾诉”，最后还是不得不找个借口溜掉了。因此有人戏称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李师母找你来讲。”还有人在背后称她为“祥林嫂。”

三个女儿中老大老三像极了妈妈，漂亮、能言善辩。不同的是两个女儿读书成绩都很优秀，尤其是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来宣读，这让李师母十分得意，终于平了她不会写作的心头之恨了。老二像爸爸，相貌普通，不爱说话。在家里这母女三个成天说个不停，真是“三个女人一台戏”，慢半拍的李教授和二女儿哪里还插得上话？

李教授明知说不过妻子，但是在原则问题上还是决不会让步的，那就是一定要坚持的勤俭节约家风。他总是批评李师母太小资，花钱大手大脚，不够节俭。其实说穿了无非就是看李师母又添置了几件新衣服，买了护扶品，或者是每顿饭菜煮得太多，吃不完还将好好的剩饭剩菜倒了诸如此类的小事。但李师母总能据理力争，将李教授驳斥得哑口无言。即使如此，李教授还是忍不住要“仗义执言”。

那时候临时的教师宿舍的建筑相当简陋，隔音效果差，经常是一家人讲个笑话几家人都在笑；一家人吵架，大家都在听，还兼当“裁判”。李教授夫妇频繁的吵架在那个缺乏娱乐生活的年代，几乎成了大家茶余饭后消遣的“节目”了。因李师母的语言词汇实在是太丰富了，还经常是妙语连珠，而且都不带重复的，而李教授翻来复去就那么几句话，听得直让人着急。吵架的内容仍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说穿了还是围绕着一个“钱”字。果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吗？其实他家也不是那么穷啊！李教授只不过是希望妻子能节俭些，省下更多的钱去支助他乡下的老家人，但这也是李师母最不乐意面对的事。后来他们的吵架似乎已成了习惯，如果有一天不吵，邻居们就会觉得若有所失，会在那等着看“靴子”何时会掉下来……

几十年过去了，李家的女儿们都长大了，大小女儿均是身居要职，担任了市里部门的领导干部。俩女儿的成功史成了李师母向人炫耀的资本，逢人便说，生怕别人不知道。可是两个女儿都太忙了，经常是几个月都不归家，哪里有时间去照顾年迈的父母？他们也从不抱怨。倒是平平凡凡的二女儿和女婿担起了照顾父母的重任，李师母有时还不领情，还嫌二女儿像个闷葫芦似的，并说：“你就像你爸爸似的，是‘茶壶里煮汤圆，倒不出来’。”邻居们都替她二女儿抱屈，可二女儿只是宽厚的笑笑，照样还是三天两头来看望父母，听他们的唠叨和吵架。

老夫老妻日渐衰老，虽然经济情况越来越好，还有女儿们每月孝顺的钱，钱早就不是问题了，但他们却是“由俭入奢难”，还是那样的节俭甚至是抠门儿。不同的是夫妻关系经几十年的磨合，有了很大的改善：妻子在丈夫长期勤俭节约的理念影响下，也渐渐地改变了：像买菜要与小贩讨价还价、不倒剩菜剩饭热了继续吃、穿女儿们不穿的旧衣服等等，这些都深得丈夫的欢心。尤其是在想要省下更多的钱来为孙子们重孙子们的教育投资的问题上，夫妻俩更是高度一致。而李教授在与妻子长期吵架的过程中，口才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说话变得通俗易懂，也流利了许多，以致于后来二老吵起架来渐渐可以打个平手，不分胜负了。

在庆祝老两口六十周年钻石婚的宴席上，众多宾客要求二老介绍他们身体和婚姻的“长寿秘诀”，老两口竟然有些害羞，红着脸不讲只是招呼众人快吃快喝。当领导干部的小女儿站了起

来，从容地像作报告似地替他们俩回答了众人的问题：“我觉得我父母身体和婚姻长寿的秘诀有以下两点：

一是吵架。因为长期的吵架，会让他们一直都有沟通并且作脑力激荡，搜肠刮肚的寻找出合适的词汇和理由来想要把对方驳倒。因此二老至今还是思维敏捷，口齿清楚，不痴呆！同时，他们吵归吵，但从不把‘离婚’二字挂在嘴边。因为他们这代人认为婚姻是神圣的，是一辈子的事，哪会因吵架就闹离婚的，所以他们可以长相守。

二是吃剩饭。节约不浪费是植于他们这代人骨髓里不可磨灭的基因，在这点上他们经过长期的争执最后终于得到了共识。教化学的爸爸哪里会不知道剩饭剩菜有什么亚硝酸盐？但是他们吃了一辈子也没事啊。要紧的是这已成为他们现在的共同行为，两个人坐在一起一块儿吃剩饭了，我们反对也没用啊，只好顺着他们了。孝顺孝顺，要孝也要顺，让他们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会使他们更开心快乐，自然就健康长寿了。”

众人哄笑，但渐渐地红了眼眶，随后掌声响起……

往事悠悠，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这对吵了一辈子，过了一辈子，最终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国老夫妻的故事，心中总是充满了感慨：有亲情有温暖但更多的是苦涩和心酸。李教授从小生长在农村，尽管以后进城工作生活条件有很大的改善，但贫困记忆的阴影仍笼罩着他。想要帮老家人走出山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家人一起省吃俭用去省钱。没想到节俭成癖，这一做就是一生。这种发生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带有上世纪时代特征的往事，是属于中国两代人的共同记忆：如今已富起来的的第二代人有时候回忆并调侃起父母的往事和“趣事”时，笑起来会含着泪的。因他们理解他们，深知父母在那个物质匮乏的艰难时代所经历的种种不易。但是他们是不会认同老一辈的婚姻理念的，不合就离，而且非常理直气壮并身体力行。像李家三姐妹两个都离过婚，重建了家庭。而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知愁滋味的第三代人（四代人），当他们听到这些关于爷爷奶奶的故事时却是觉得不可思议，一脸茫然……

我为话剧痴狂

艾伦/温哥华（加华笔会成员）



【作者简介】艾伦，原名韩长福，话剧演员。曾在《拉黑》《往事只能回忆》《我们这个院》《行走的年夜饭》多部话剧及影视《Family》《表演课》《一场没有必要的春晚》中饰演不同的角色。热衷公益事业，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自我勉力：人的一辈子，经历过才算生活过。

话剧《拉黑》（原名网男网女）在金秋十月隆重上演了，令观众耳目一新。当剧场的灯全部亮起的时候，当全体演员手拉手谢幕的时候，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迎着刺眼的灯光，我向台下望去，晚场剧院内座无虚席。对，座无虚席！这是对这部戏的肯定，也是给予我们的最大鼓励！我的眼睛湿润了，在转头的不经意间，看到女演员哭了。我心里也一颤，想到了自己这些年站到舞台上的真实感受，那就是春天的花，秋天的果！孰知冬天的雪、夏天的热？冷暖自知……。

那天晚上，陪着孙宇导演和其他几位演员、美工一起搬运道具，午夜 12:06 分才回到家，倒头便睡。第二天，在自然醒的美好清晨中懒洋洋地睁开眼，打开手机，便是铺天盖地的祝贺、祝福。我由衷地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厚爱。可我却依然沉浸在回忆里，回忆哪些地方演得不到位，回忆哪些台词给忘记了。以至于导演打电话给我，我居然没有听到。等接通后，导演问：“是否还在兴奋中？”我如实回答：“我在反思这次演出中的不足。”导演知道我不是那种招摇、张扬的人，便接着说下去：“你先好好休息两天，等过几天我们再好好聊一聊。”我也明白这是导演要认真剖析我的不足、指点我的迷津。他不是那种在演戏上对演员特别指手画脚的人，但是只要他开口，便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足，并能纠正到位。导演曾经多次对大家说：“你会不会演戏，没关系。但是，只要我认可你可以，你自己只要热爱，只要态度端正，只要认真负责，那么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了。我想把你塑造成什么角色，就一定会把你塑造成什么样的角色。”我很认可他的这句话，而且这句话也从我自己身上得到了验证。

我是一个没有任何演戏基础的人，也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和教育。跟导演的认识，还是很有戏剧性的。那天碰到导演时，他在做一个比赛的评委，看到我儿子小小的年纪居然在舞台上表演得有板有眼，一点不怯场，还很有感染力，很有舞台经验，便聊了起来。后来，儿子由于功课很紧，无时间安排表演培训，此事便搁置，但我和导演却成了朋友。这事过去快有一年的时间，有一天导演突然问我：“有个戏正预备排练，你是否有兴趣加入？”我那时正开着车，通过免提传过来的话，真的如同一声春

雷，让我感受到了惊和喜。我激动地问：“想！但……我行吗？”导演就给我讲了上面那句话。他的话让我那忐忑不安的心，一下子坚定了起来。

我确实有一个演戏的梦想。我以前在学校里经常表演小品、诗歌朗诵、演讲等，具备了一点点的舞台经验。当然，这和真正演戏还是两回事。果不其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我在《往事只能回味》这部戏里扮演厨师老周时，一个普通的、端着面碗走路的动作，居然被导演喊停了一百多遍。那时，我突然疑惑起来：“我真的能行吗？”“导演说的他能把我塑造成想要的角色，真能吗？”我的胡思乱想，当然没有逃过导演的眼睛。可他并没有当场说穿，而是在不经意的聊天中，不断给我灌输怎样塑造角色，怎样才能演得更像。这时，他的另一句话，也给了我很大的震动，那就是“即便你就是个老板，你也不能照搬自己。要演得像剧里要求的老板，让人觉得你确实就是那个老板。”我如梦初醒！当我再次回到舞台上时，已经找到了感觉。“好的导演，不是灌输，是点拨！”这是我内心真实的感受。而我那种认真、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度也得到了导演的赞赏，他认为在一个演员身上的激情远远大于其他的任何条件。

当我的反复训练，在舞台上绽放出精彩的瞬间；当我端的那碗面，真正成为了剧中老周想要表达的情绪；当老周真正为这部戏增添了光彩的时候，我知道我成了。导演也知道我成了，我也知道导演说的话成了，我走话剧的这条路也成了。

我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话剧表演。我多次跑剧院去看，也跑UBC的剧社去看，甚至还跑到社区的小表演班看。看中文的，也看外文的，看他们的表演、动作、眼神、台词甚至道具、布景、音乐等。无论剧场大小，无论一个人的戏还是多人的戏都去看。在温哥华看，到了北京也找机会去看，回到老家也找地方去看。很多演员是我的偶像，李默然老爷子当然是泰斗，像陈佩斯、濮存晰、张凯丽、杨立新、何冰等数不胜数，我非常喜欢看他们的戏。有次我太太跟我开玩笑说：“你天天说去看话剧了，幸亏我知道。如果我不知道你有这个爱好，就你这往外跑的劲头，我还以为你有外遇了呢！”

我在演戏上付出的努力，正转化为能量，在把我的演技一点一点地抬高。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演《我们这个院儿》的时候，对于剧中谭天人物的刻画，对于其心理活动的把握，对于那种周旋于前妻、女儿、小舅子、丈人以及邻里间表现出的各种复杂的情感，我已经有了深深地感悟和不俗的表现。

《我们这个院儿》的成功上演，让我的表演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后来我又拍了微电影、电视剧还有舞台短剧，表演自然越来越好。但导演却认为我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一定要为我量身定做一场话剧。恰恰这时候，导演的世交、北京剧协副主席李龙吟先生原创的话剧《网男网女》（现改名拉黑）已经在国内公演了。导演拿到本子后，决定开始安排排练。但此时疫情来袭，世界与生活突变，不得已暂时搁置。

当2022年疫情逐步稳定后，7月份导演重拾这部经典作品，并在温哥华的泛海艺术中心宣布定在3个月后的10月15日上演。这令很多在场的记者、观众感到疑问：话剧排练多久了？怎么事先没有听到任何风声啊？这么短的时间能上演吗？殊不知剧院已经定了，押金也已经交了。很多人导演捏了一把汗，而我深知，他确实有这个能力。

这部戏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是我饰演的老赵是个官场阅历深而对网络又不甚懂的人；二是激情戏；三是大量的台词，台词中还有很多的粗口。我开始有些犹豫，还同导演商量是否可以改动里面的词语？但是导演经过多次研究剧本后，毅然地说：“我们不改任何字儿，忠于原著。只有这样才

能把人物立起来。”我不得不逐字逐句从头练起，毫无捷径可走。我开始按照导演的要求，学着领导走路、学着两手插兜，学着爆粗口，甚至学着搞“床戏”……

当剧院的大幕拉开，灯光打到我身上时，我立刻对子龙将军有了感觉，仿佛老赵附身。我同女演员在搭讪、接近、激情、突变、苦劝、动用手段等方面一步一步推进，剧情有着深深的吸引力，现场的观众沉浸其中。两个多小时的剧，无人离席。此情此景，难得一见。

这部戏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给世人以警醒。就如作家梁丽芳教授看完这部戏后所言：“这个故事今天发生在这里，明天也会发生在那里，因而具有社会普遍性。”我想这是对编剧、对作品最高的赞赏。只要具有普遍性，就会有流传度。

“你的形象完全改变了，同以前的戏完全不一样。”“我们要拉黑你这个子龙将军，找回以前温文尔雅的韩总！”这些对我的评价，其实是对导演的肯定。我的表演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形象也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想要把演员塑造成什么样的形象，那他就会成为那样的形象——导演果然做到了！

“仅仅两个多月、八十多天，竟然出彩地完成了一部戏？真了不起！”这是对导演和所有演职人员的肯定和认可。

当大家沉浸在演出成功的喜悦中时，我还在寻找着我的不足，我知道我需要更多的修行。我前面的路还很长，或许更难走。但是既然认定了，我就不会偏离方向，迈着坚定的步伐，继续向前行。因为我明白路阻且长，行将则至。当然我也知道，我是一个戏痴，我为话剧痴狂！

寒来叶落千树薄

南希/美国



【作者简介】南希，现居纽约，1978年发表处女作，作品见于多家海内外报刊杂志。出版长篇小说《娥眉月》《足尖旋转》。曾获多种文学奖，小说《邂逅》获“华美族移民文学奖”小说金奖，小说《多汁的眼睛》获美国汉新文学奖金奖，散文《天禽如人》获美国汉新文学奖金奖等。为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会长，北美中文作家协会终身会员。

秋天到了，我开始收拾夏衣。窗外阳光灿烂，树枝在风中摇曳。我就像一只收拾羽毛的鸟，一件件衣裳，总有让我停下来，浮想连翩，哪怕从没穿过或只穿过一两回的。都说衣裳是女人的心事，奇怪我曾经有这么多层的心事啊？最没用的衣服，就是为派对准备的衣服。不同的颜色，配不同的鞋袜首饰包带，再配不同的大衣和头巾手套，一生二，二生三，层出不穷。其实这些衣服平时都是挂在那里，派不上用场。冬天我总是穿一件黑色羽绒大衣配红色毛线的帽子围巾，再套一双平跟的棕色皮靴。我们每天需要的，实际上并不多。

秋风中摇曳不止的树枝上，有些叶子已开始飘落了。我忽然明白它们的聪明之处：去掉那些华而不实浪费养料的过期枯叶，以保持精力低调过冬，以伏低的姿态躲过“气候危机”，向地下扎根壮大发展。中年人的聪明，就是懂得清仓。

我喜欢冬天的树林，古气磅礴，不以葱翠争荣；染着赭色，笔墨苍简，恬淡疏离，就像是铅笔画出来的素描。而那些单个的树，也有一种偏安、羞怯、忍耐的独立气质，令人另眼相待。树也像人一样，秉性各异。有的心思缜密，追求繁华，密密匝匝，叶子掉光了也顶着一头豪华的树冠，纷披草树，散乱烟霞，朦胧得像一个梦；有的心态沧桑，树枝卷曲如拳，根部磊块隆起，根

抵盘魄，沉痛而隽永；有的像熊虎回头顾盼，有的如鱼龙起伏游戏，隆起的树节像群山相连，古色苍葱；有的天性淡薄，意向单纯，举一只垂直的主干，枝无旁逸，那主干上派生出一对一对整齐的分叉，疏密有致地形成一把伞形，直指青天。还有的细密纠结，盘桓错杂，无主干分枝之别，末端的小树枝细如发丝，又长出小而均称的骨节，像书法中的横竖撇捺，又像挂着一树的甲骨文，影印在铁灰色的天上，有一种盘亘久远的文化气质。还有一种树具备艺术家的创意，只生两条主干，绝无分枝，粗壮如树根般地一左一右，一阴一阳，两股拧了一下又分开，在天空中形成一个倒着写的人字，简洁到了极点。我相信它的树根在地底下也有这样的人字。是树中君王。

最漂亮的，是雪中的树，一派银妆素裹，一切形态在大雪的掩盖下延绵起伏似真似幻，没有了平时的尖锐萧瑟，像来到了祥和梦幻的童话世界。在微风中一些雪花从树上吹落下来，那沙沙的声音，也觉得有一种诗意。

冬天是树最朴素的时期。而朴素的树最美。此时周围的喧嚣气氛消失了，它排脱下惊人的美丽衣裳，安静地聆听，在萧瑟季节思考生命本质，休养生息。它令人想到女人需要节制爱情，要找到除了爱情之外，能够让自己用双脚坚强地站在大地上的东西。在冷静的凝视中，生命慢慢的往深处走去。它有时轻得看不见踪影，像枯树枝在蓝天上神秘的飞白书法，像鼓风而去的风箏。

“寒来千树薄，秋尽一身轻。”季节到了，文字也会变轻，如林语堂说的：“或如文人已排脱下笔惊人的格调，而渐趋纯熟炼达，宏毅坚实，其文读来有深长意味。”年轻时不会体味简淡的文字，不懂得要把那些飘浮的思绪，转化为清晰的思路和简单的文字。大概要成熟些了，才能体会真水无香，认识到简单和纯净是美的。繁厚不易，需要人生阅历；简淡更不易，需要厚实做底子。就像冬天的树，力量的美是以空白或静默的形式出现的。

干净是好的，人和文都一样。

乡村铜匠

商长江/山东



【作者简介】月之故香，本名商长江，男，1969年生。山东省宁阳县人。2005年开始写作，2009年起至今在《山东文学》（《夹金山》《运河》《云南群众文化》《舜皇山文艺》），秦皇岛《开发区文学》（《陈州文学》《听山》《咸阳文艺》《三泉》《广灵报》《睢州文艺》《新郭家沟》《松江报》《塔山邮苑》《岳池诗刊》）等二百三十余种文学纸媒发表诗文一千四百余首（篇）。作品入选多种文学和诗歌选本。历史学者。喜爱文学、数学、音乐。泰安市作协会员、宁阳县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宁阳文学》责任编辑、执行编辑、诗歌选稿编辑。文学观：文字让人愉悦，是唯一让人神清气爽的东西，也是灵魂与世界对话的唯一工具。

春天或秋天的某个晴朗上午，一阵“铜盆子铜碗来……”的吆喝声，偶尔回荡在宁静村庄的上空。

“铜盆子铜碗铜大缸的来了”，这是老百姓对乡村铜匠的称谓。

后货架上是两个工具箱，有提梁，早年应该是用扁担挑着走街串巷。工具箱有好多小抽屉放着各种大小的铜子，一把手拉钻、一把小锤子，一般也有风箱和小炉子、板凳，还有一个装石灰膏的小盒算是全部家当了。

自行车把上还挂着小铜锣和疙瘩锤，走起路来一晃就叮当作响，省得总吆喝。

乡村铜匠的手艺主要是修粗陶瓷罐、茶壶、陶盆、缸等。被修补的东西一般只是裂道纹、掉个碴等不太大的毛病，如果碎成八瓣还找他们铜，除非是值钱的古董，否则工钱要比买新的还贵了。

乡村铜匠吆喝累了，还有一件法宝：一件和油酥火烧一样大小的小铜锣。小铜锣挂在铜匠自行车的双大梁上，随着行走的颠簸，碰撞的清脆声便打破了乡村的宁静。伴随铜锣声的还有鸡鸣狗吠鸭子呱呱叫，大白鹅也伸长了脖子。

做活的时候，铜碗匠坐在小板凳上，膝盖上蒙一块厚布，先用小刷子把要铜的碗碴和坏碗的掉碴裂纹处刷干净，然后把碴和碗对好，用一根带钩的线绳，把钩挂在坏碴的碗沿上，线绳从碗底绕几圈把坏碴固定住。接着拿出杆钻，用类似琴弓的“钻弓子”弦绕在钻杆上作动力，在碗和碴上钻出成对的小槽，再用砸扁的铜丝做成的铜子嵌入槽内固定住，外面抹上油灰就算补好了。铜盆、缸、锅等等较大的器具也基本是这个方法，不过用大一些的铁铜子罢了。不管是铜什么，最后都是按铜子算钱。当然用大铜子要贵一些。

三十年前我们当地村庄里盛水的缸、装粮食的瓮、面瓮、米瓮、腌咸菜的缸、泡菜的甕、盛酒的坛子、和面的盆、洗脸的盆、盛汤的盆等等生活用品都是泥土烧的、陶的、瓷的，难免磕磕碰碰炸口裂纹，但只要有了铜匠，即便打碎也能复原。

乡村铜匠反复对茬拼接，先铜大的裂口，再拼接小的。

而瓷缸多数来自于淄博，我们这里也叫水瓮。缸壁较厚有时会出现裂纹，相对薄的好修补，但是外边的瓷釉硬度高，钻眼着实费劲儿。所谓钻眼不是全钻透，能够固定铜子即可。

干这种活最重要的是那根“无坚不摧”的杆钻，据说其钻头是用金刚石做的，所以称为“金刚钻”。“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由此而来。

钻头硬度不够钻孔不入木不入骨。孔略微有倾斜才有扒力，全靠铜子的拉力加强固定。铜子的弧度要随着缸的弧度砸好。铜好后用石灰膏抹一下铜子眼，再稳固一下。

而遇到谁家铁锅漏了洞，则不能铜而要补，是很多乡村铜匠兼带的业务。这时，他们要拉风箱生炉子，架起坩锅。铜匠一只手拿着一块厚布或皮子，上垫炉灰末，中间留出装铁水的圆坑，另一只手拿着与坩锅内壁弧度相合的布团等物，把铁水倒进手里的炉灰坑后，两手一里一外配合迅速把铁水按在锅底漏洞处，将洞堵住，随后把锅内壁补痕处理平整，用水试不漏，就可以交工收钱了。

这种手艺，虽不是什么尖端的绝技，却也能给普通百姓家节省不少买新锅新碗的钱。

我大伯就是一位铜匠。他年轻时曾当兵，后来复员转业到了辽宁本溪一家国营工厂做保卫干事。后因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伯的工资无法养活全家（我大娘是家属工，又有三个孩子），因此就自动辞职回到老家种地，因那时铜锅这种行当还能挣两个活便钱，因此就学了铜锅这一行。

我小的时候，如果天气晴朗，晚上没有别的玩头，而睡觉又太早，有时就到大伯家院子里看大伯准备第二天做活用的铜子。

哥哥在旁边拉着风箱，大伯把在炉火里烧红的铁条，放在铁砧上敲打一番，不多长时间，几十个铜盆子铜碗的铜子，便打造出来了。

乡村铜匠，是一种手艺，挣大钱是不可能的，但手里有两个活便钱，就比单纯在家种地的人家好过一些。那时，我家的日子，就不如大伯家过得滋润。

乡村铜匠走街串巷，必然会遇到熟人。每到此时，熟人或亲戚会很热情地到街上打个招呼，让铜匠进家喝水或留下吃饭。而很多时候铜匠只是喝壶茶就走。我大伯在我姥娘家做活时，就常常边喝茶边和姥娘聊着家常。让我明白了外甥小时候有姥娘家，长大后没姥娘家的内涵意思。

对于收费，有钱的人家给个一毛两毛的，没有钱的人家，从家里挖（这里农村念 wai）出一瓢麦子，也是可以的。

穷苦人家过日，穿的用的厉行节约。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但也有一些人喝茶玩壶赏器，有时追求一种残缺美。紫砂壶买来填入大豆注水，让大豆膨胀壶体撑出裂纹，然后让铜匠铜米粒大的小铜铜子，在手里把玩包浆，铜子磨得铮亮泛着金光。壶盖换成锡盖，敲掉壶嘴镶上锡制的壶嘴，这是锡匠干的活也叫镶锡工艺。现如今铜匠已不用走街串巷了。他们要么居家网上接活，要么做古玩城、茶城等生意。主要的工作就是铜茶壶、茶碗、不慎磕碰的花瓶瓷器；用的不仅是金刚钻，铜子也是铜铜子、银铜子、当然也少不了金铜子。东西值钱收费相对也高。有时对一种物件情有独钟变成了情怀。遗失没有，能修复就是挽留和最好的保护。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农村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铜一个家什，还不如买个新的便宜，因此乡村铜匠这个行当也慢慢退出了人们的视野。我哥哥由于家传，也学了这门手艺，但最后还是转行给一个私人工厂老板当司机了。

【小说】

小婉（连载之十七）

艾伦/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十七）

小婉同菲丽丝谈得非常愉快。她想给菲丽丝写个专访，甚至安排一场网上分享会，菲丽丝欣然答应了，两人相约在适当的时候见个面。对于加拿大轰动一时的多处发现原居民儿童尸骨案，小婉向菲丽丝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也正因为儿童尸骨案，再次引发了原居民的强烈不满，在全世界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菲丽丝正在积极筹办大黄车（Orange Color）全国巡游的事。看来，她是要把原居民儿童惨遭迫害的故事讲到底了。

沿岸卫生局打来电话告诉小婉可以解除隔离了，这让小婉顿时感受到阳光洒满了房间。自从小婉主动报告给了沿岸卫生局自己的症状后，他们每天都会给她打一次电话，询问她的身体状况和感觉。虽然卫生局的人并不能给出更好的建议，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只是说些多喝水、多休息等耳熟能详的话，但这足以让疫情下的人们感到了心安。

大卫虽然晚了两天解除隔离，但是依然那么活跃。非要拉着小婉去一家西餐厅庆贺重获自由。小婉心有余悸，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那好吧，我们到海边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个主意对刚刚解除隔离的人说是个不错的建议。

海边还真是有不少人，这样的热闹场面也只有西人敢来，中国人是唯恐避之不及。没有一个人戴口罩，小婉赶紧掏出一个口罩递给了大卫，大卫迟疑了一下，还是戴上了。在路上时，小婉就让大卫戴上，大卫笑小婉小题大做。她想想也是，空旷无人的地方，还是多呼吸自由的空气吧。看着大卫的高鼻梁把把口罩撑得四处透风的样子，小婉噗嗤一下笑了。老外戴口罩还真是不舒服呢，怪不得许多老外的口罩都戴到了鼻子以下。

微波起伏的海面上停留了几十艘大货船，把海湾塞得满满的。海鸥上下盘旋，供应物资的小船像飞跃的鱼儿一样在海面上穿梭。这也是疫情的副作用，本来温哥华港的装卸速度还是很快的，北美第四大港口。但现在由于所有船只、货物需要消毒，港口工人减少，不得不放慢了速度。当然，这不是最慢的，据说有些国家由于感染严重，很多港口暂停了作业，积压极其严重。在温哥华周边的中转站堆放了很多集装箱，很多船公司已经无暇顾及空箱返回问题，造一个箱子的时间和成本比等着拉空箱子划算。中国出口的标准 20 英尺箱子的海运费已经从最初的几百、一千多美金涨到了一万多美金，令人咂舌，怪不得很多物资的供应成了问题。

大卫情不自禁地把小婉揽到了怀里，小婉脸一红，轻轻地挣脱了。海滩上的人们正在随着一位弹着吉他、戴着牛仔帽的青年的歌声欢快地扭动着身体、打着拍子，亢奋的口哨也不时响起。大卫开始随着节拍律动起来，没想到，他的舞跳得既欢快又流畅。跳着、跳着，大卫把小婉也拉了进来。尽管小婉没有正式学过舞蹈，但同那么多女同学在一起，还是学会了不少的青春舞步。起初，她有些跟不上，后来就如鱼得水一般，把舞步挥洒得轻松自如，周围的老外不断地鼓掌。

“Great Job!” 大卫冲小婉伸出大拇指，自己也愈发地激情四射。年轻人的歌声、吉他声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小婉已经面若桃花、气喘息息。她再一看大卫，他的口罩早滑到了嘴巴以下，根本就如同没戴一样。小婉停了下来，笑着指了指他，大卫还沉浸在曲子里，不明所以。小婉一把抓住他的手，拉着就往外走。

走出人群，看着小婉的比划，他才明白口罩滑落了。他干脆把口罩一把扯掉，塞到了裤兜里。小婉也摘下口罩，深深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大卫看着小婉粉红的腮、微微起伏的胸脯，有些呆了。小婉一抬头看大卫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有些愠怒，扭头朝海边走去。大卫赶紧追了上去，用手轻轻地揽住了小婉的腰肢。小婉身子一侧，本想摆脱大卫的手，可他的手反而箍得更紧了。小婉就没再抵抗，俩人就那么静静地在海边站着。天边的太阳红了脸，把无限的羞涩投向了海面，而浪花还正有节奏地冲击着沙滩，仿佛已经见惯不怪。渐渐相互依偎在一起的青春，正在勾勒出最靓丽的画面……

小婉给母亲通了电话，母亲好多了。望着小婉神采飞扬的样子，母亲突然问道“这两天跟郑刚联系了？你们俩处得不错吧？他还在国内？你们老这样也不是办法，他再不回温哥华了？”“妈，你怎么又提起他了？”小婉问完，才恍然大悟，刚才自己的状态让老妈误会了。看来什么都瞒不过老妈的眼睛，那可是已经把老爸“检阅”了几十年的慧眼，捕捉女儿的心思还是绰绰有余的。“妈，没事，先挂了啊，我还要复习考试呢。”小婉可不想让老妈再审视自己了。“这孩子……”母亲尚未说完的话被阻断在了屏幕后面。

小婉的学习确实到了关键时刻，正在准备材料注册医学院。而且下学期的学习安排已经有了预告，要入校就读，取消网课。

姐妹们这几天一直在群里热议回到温哥华的时间。最先能回温哥华的是 Emily Park，她月底就能到。姐妹们一起调侃她说“为什么这么急啊？”“想你们了呗！”“哈，是想他了吧？”“也是，空窗期太长了。”Emily 毫不掩饰地说道。“那路易斯何时到啊？”、“你还能空窗？没找个韩国帅哥？”“谁说没找？找了随便玩玩，韩国男人不能当真的。我可不想过伺候人的生活。”“哎，你太缺德了啊，为什么就非得让我们中国的路易斯伺候你？”眼看大家又要演变成“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小婉赶紧息事宁人：“我说姐妹们，这高度爬得太高了，小心摔着。我可告诉你们，谁吵架赢了，谁就回来收拾卫生啊。你们走了后，还从来没收拾过呢。”小婉望着窗明几净的房间和远处的雪山蓝天，狡黠地说道。一下子就鸦雀无声了，这招很管用。这也是她们几个人之间最初的约定，就怕平时把矛盾激化。所以她们的友谊这几年才持续得久，也更深厚。

大卫约小婉，小婉都以有事为由拒绝了。开始大卫还很体谅地、绅士地关照她。后来，大卫似乎感觉出了不对，他只要没有上课，就频频地约小婉。但小婉似乎忘记了那天发生的事，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大卫懵了，他跟小婉理论，为什么疏远他？是不是不喜欢他？小婉不置可否，只是说功课太紧，医学院竞争太激烈，她要忙过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多长？”“你不会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吧？”“半个小时？十分钟的时间也没有？”看着大卫在视频里那种迫切的心情和一脸的无奈，小婉心中热浪翻滚，可是她嘴上却淡淡地说道：“咱们视频不挺好的吗？”

“Are you joking?” 大卫的双眼直视着小婉，两道蹙起的眉似乎像两把利剑，隔着屏幕直向小婉射过来……

(未完待续)

【编者按】这是一篇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构思奇特，情节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现实与荒谬交织，嫉恶扬善，隐喻、嘲讽、鞭挞丑恶的社会现实。阅读中，你会隐隐约约感觉有鲁迅《狂人日记》、契诃夫《小职员之死》、卡夫卡《变形记》等名著的影子。

变形笔（连载之五）

沈乔生/美国波特兰



（五）

我们的市不大，最繁华的就两条路，竖的一条叫中山路，横的一条叫解放路，公社大饭店就座落在两条路的交叉口。大门的招牌上有工人农民，肩并着肩，有金光闪闪的田野，走进门去，却发现供着一尊财神，面前香烟萦绕。进门的人都服饰鲜亮、高声笑谈，而我却戴一顶旧帽，压住眼睛，见了人就躲闪，说来也不怪，我来看归宿地的，怎么可能精神饱满？

包间都是满的，大厅里也坐满了人，四处都是欢声笑语。我怕碰上熟人，找一个偏僻的小桌子坐下。服务员姗姗来迟，问我吃什么。我问：“我想打听一下，你们做烤乳猪的猪崽是从哪里进货的？”

服务员不耐烦说：“我不管这个，我只管点菜。”

我气乎乎说：“你不管这个，那我点烤乳猪。”

服务员说：“一个人怎么吃烤乳猪？”

“一个人就不可以吃烤乳猪？”

“也可以，给你来一只整的。”

“我吃得了整只的吗？”我提高了声音。

“那没办法，平时有零卖。今天客人太多，太火爆了，都卖整只。”他心不在焉，眼睛瞥到旁边桌上去。

“为什么平时能零卖，今天就不能？我就是来吃烤乳猪！”我突然火冒三丈，这些日子，我心里憋着太多的说不清，未来我将成为大宴上的祭品，今天我先来尝尝自己的滋味，为什么就不可以？这是私密，我当然不可能呼朋唤友，只得一人偷偷前来，为什么偏偏不零卖？我眼里涌出泪水，太折磨人了，憋不住了，我把多日的委屈和痛苦化作炸弹，全都扔在服务员的身上。

“你对我发火有什么用？这不是我的决定，你找我们经理说去。”服务员脸色发白。

边上圆桌有个中年人向我走来，说：“您是政府里的小金吧，有点脸熟。”

我回头看他，那中年人脸上堆着笑，说：“我是红太阳科技公司的，我来大楼办事时见过您。”

我发觉他用“您”称呼我，这很重要，让我得到某种精神满足，我也变了态度，“是吗？好像见过面。”

中年人发现我是一个人来，就说他们是公司聚餐，请我上他们桌去。我当然不愿去。他就说，他们也点了烤乳猪，上菜时分出一份给我。

我从心底感激他，坦白地说，乳猪的滋味使我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两块乳红色的乳猪肉卧在一个绣金边的盘子中，我用筷子挟起来，放入嘴中，皮是脆的，格崩格崩，跟吃锅巴一样，没有太特别。等我吃细肉的时候，由于带着厌恶的心情，第一口也不觉得好吃，然而，我是一个注重实感的人，等吃到第三口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这是天下一等的美食啊，肉是那么细嫩、鲜美、滑畅，轻轻一咬，就似液体一般顺着喉咙流下去，却留下满嘴清香，和做神仙一样。固体化作液体，这就是上等食物的精彩、奇妙。人啊人，为了一等的口福，就让还没来得及享受青春性爱期的猪崽遭受刀戮火烤！

这就是我的将来吗？我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浑身发颤。

“是你找我？”我抬头看，面前站着一个打领结的男人。

“你是谁？”

“我是饭店的经理，据说你打听我们店的猪崽从哪里进货的？”

“是的……不，不是……”我发现这男人的眼睛会变换颜色，一时蓝一时绿。

“你是不是有猪崽，可以向我们供货？”

领结男人的眼光在变，似乎伸出两把钩子。我想，他可能和K是一伙的，预知我的未来。我从椅子上拔出身子，穿过大厅，往门外逃去。领结男人跟了出来。我听见账台小姐说，这人还没有付钱。男人说，算了，不收他钱。

这段时间，我天天胡思乱想，K知道我知道他的法术了吗？很可能已经知道，他在A 2纸上画猪崽就是明证，但他却迟迟不动手，是想折磨我，还是等待我的悔过？

我失眠了，夜里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怀疑自己染上了忧郁症。没有办法，我只得向美丽、过气的老妈倾吐。她一生历经风霜，见多识广足，应该能为我解惑排难。

我不能讲K奇特的笔，也不能暴露他的法术，这会节外生枝，把老妈拖入不必要的麻烦之中。我只是说我得罪了K，完全是在无意之中，但是大主任已经对我积怨很深。

“有这样的事？”老妈一双丹凤眼中出现了哀婉和伤心，她或许已经在心底骂我，混小子，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家没有背景，为了让你能进机关，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我一辈子求人最狠的，也就这一次！可你好，竟然得罪大领导，不是让我家一江春水向东流么？不过，老妈很有涵养，即使在心中骂我，神情依然镇静、稳定，她轻轻抛出一句话：“人生许多事情无法预料。”

一分钟后，老妈的第二句话是：“他是哪级干部？”

说实话，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清K是什么官，可能是市(县)检察院的检察长，也可能是法院院长，也可能是政府的秘书长，市里的大主任，反正“走马类台如转蓬。”

老妈叹口气，“你这混小子，脑袋里就缺一根弦。”她美丽精致的已经生出细密皱纹的鼻子歪向一边。“一个人处于当今社会，有许多种关系，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和领导的关系，比和父母的关系都重要！混小子，你竖起耳朵听，这是你老妈向你传授的真经。父母只是给你一条命，命有什么了不起！你朝四周看，到处都是生命，讨饭的是生命，睡大街的是生命，流浪狗癞皮猫也是生命。而领导就不一样，他能决定你生命的质量，是荣华富贵、飞黄腾达，还是贱如草芥，穷途末路。”

我被她精妙绝伦的开场白惊住了，好像第一次认识她。

“照你的描述，K是你们楼里的大领导，又是你的顶头上司，直接握有你的生杀大权，你可以和一千个人搞不好关系，也不可以和他搞不好关系。你靠谁提拔？靠他！靠谁给你恩惠？也靠他！你的小命就捏在他的手中。我不是你的妈，你窝囊的老爸也不是你的爸，K才是你今生往后的爹娘！”

老妈的逻辑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哀叹说：“可我完全是无意中的冒犯，你的儿子没有这么傻。”

“无意也不应该！”

我们的对话似乎走上了绝路，看来我只有实情相告，我在徬徨两天之后，不得不开口：“我察觉了他可怕的法术……”

老妈耐心地听完我的整个叙述，痛苦的表情爬上她的脸：“儿啊，你病得不轻！是不是你穿越小说、神怪小说看得太多，走火入魔了？儿子啊，你在虚幻的世界里迷路了，走不出来，一定很痛苦。但小说是小说，现实是现实，你一定要走出来。”

我反复叙述了多遍，几近口干舌燥，然而，老妈还是摇着她那美丽的现在已经筋筋拉拉的脖子。我终于明白我高估了老妈的智慧，她只能分析常态的，浮在表面的现实，她理解不了非常态的、肉眼看不见的真实。我们无奈，只得分手，钻入各自的黑夜。

第二天早晨，当我还在恶梦中纠缠的时候，一个人狠狠地摇醒了我，是老妈，她的脸显得十分憔悴，看来一夜都没有睡，她一字一句对我说：“我把话扔在这，即使他有奇特的笔，你也必须视而不见！懂吗？没有第二个人能救你，连我都不行，只有你自己。你必须明白，有时候真实和虚假是没有界线的。”

我还在梦中萦绕，她在我脸上打了一下，我终于醒了。

（未完待续）

【剧本】

俺爹不是杀人犯（连载之九）

编剧：黄净伟



（九）

77·太平间 日·内

老人告诉俺娘：“逃命吧，你们一家人已经无路可走。为了孩子说什么你们也要活下去，也许有一天共产党得天下，你们还能···”说到这儿，老人已经泣不成声。

俺和娘一同给老人跪了下来，给老人磕头，谢恩。

老人哆哆嗦嗦的将身子转过去。

娘拉着俺跌跌撞撞的走出了太平间。

78·火车上 夜·外

漆黑的夜，一辆满载煤炭的火车呼啸着驶出山海关。

气笛的鸣叫声撕破夜空，悠远而凄凉。

爹娘和俺一直睡在煤堆上，几天下来全都惨不忍睹。娘抱着俺，枕在爹的腿上睡着了。

爹在擦他的眼镜，但无论如何眼镜就是擦不干净。

爹边向镜片哈气，边望绵延在群山之中的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黑漆漆的压在群山之颠，让山不得喘息。

爹望了娘一眼。

娘那俊秀的脸上沾满了污垢，鱼尾纹也悄悄的爬上了眼角。爹突然想起了她曾经告诉过娘的话：“东北是块宝地，撒把种子就收粮食。不管是日本人走还是国民党来，这里的老百姓都不能没饭吃。”

爹自嘲地笑了笑：“如今我们就没饭吃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抗日歌曲缓缓的在他耳畔竟响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爹边唱，边流泪，如今他什么都没有了。要不是千辛万苦找到了俺和娘，他连俺们都没有了。

现在全家居无定所，只能关里关外的流浪，最后是这辆货车将俺们载到大西北，一个叫天水的地方停了下来。

79·渭河岸边 晨·外

两只山羊走上了高岗，高岗下面是渭河，俺正在河边采集野花。显然这里是陇南的天水，要想隐居，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地方。

俺发现羊没了，就急忙去找羊。

80·大树下 晨·外

两只山羊在大树下正围着一个女孩“咩咩”叫。那女孩长的很俊秀，本地人叫白娃子，年龄同俺一样大。俺采集野花，就是想送给她。

女孩看到了俺，高兴的站了起来。

俺急忙迎上去，把野花送给她。她说这花儿她喜欢，我们靠着大树坐下了。女孩从书包里掏出一个“肉夹馍”，让俺吃。

俺已经好久没到吃肉了，看着“肉夹馍”早就垂涎欲滴。

女孩用她那好看的大眼睛告诉俺：“吃吧，别客气。”

俺使劲咬了一口“肉夹馍”，马上就“哇”的一下全吐了。

女孩歉意地说：“怎么，你不吃羊肉？”俺点了点头。女孩又说：“那你一定不是本地人，在这里羊肉是最好吃的食物，没有人不喜欢。”

俺突然想到了爹的告诫：“为了活下去，咱们千万不能说不是本地人。”想到这儿，俺就又摇摇头说：“谁说俺不是本地人？你听俺给你背首唐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还。’”

女孩笑了，她调皮的摇了摇头说：“不用背了，我知道你想说你知道天水这个地名的由来，想证明你是本地人。”

俺有些不服气：“没错，李白说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就是天水地名的由来。”女孩接着说：“你听说过《天河注水》的故事吗？”

俺摇头。

女孩站了起来，她摸着小羊说：“明天我带你们去看天水湖，你到了天水湖，就不会再说天水的地名来自李白的《将进酒》了。”说完，女孩就背起书包上学去了。

俺心里五味杂陈，一是俺轻易就暴露了不是本地人，二是女孩比俺强，天外有天，俺丢人了。羞涩的俺赶起小羊，没意思的走在回家的路上。

81·文庙墙下 日·外

俺爹在文庙墙下搭了个窝棚，那就是俺现在的家。

俺刚把小羊拴在树上，爹和娘就拉着一辆满载垃圾的板车远远的走了过来。

俺急忙跑过去，一边帮他们推车，一边问俺爹：“你知道天水这个地名的由来吗？”

俺爹：“俺不是告诉过你天水的名字可能出自于李白的《将进酒》吗？”

俺摇头说：“不对。”

俺爹：“那天水的名字出至何处？”俺说：“天水的名字来自《天水湖的传说》”。

俺爹顿时就警觉起来：“谁告诉你的？你说你不是本地人了？”

俺摇头又点头：“人家一猜俺就不是本地人”。爹把车停了下来，弯腰问俺：“他怎么知道

的？”俺说：“本地人哪有不知道天水湖的？哪有嫌羊肉膻，不吃羊肉的？”

娘顿时也明白了，她说：“是啊，这样下去不行，我们身份一暴露就只得挪地方了。”

大家一边卸垃圾，一边想办法。爹说我们都要改名字，当然俺就不叫俺了，叫辛立，爹叫黄复生，娘叫周泉。最后大家还定下规矩，从此不许接触本地人。

82·窝棚里 黄昏·外

窝棚里四面漏光，俺娘煮了一锅羊肉，让大家吃。大家都说羊肉不是好东西，因为一闻就想吐。为了活命，不吃也得吃。爹先吃一口，顿时就吐了。娘和我也一样，吃完就吐了。大家犯难了。

俺喝了口羊肉汤，居然就不吐了。娘和爹也学俺，开始学着喝羊汤。尽管很难喝，可是大家还是一点一滴学做本地人。

83·大树下 晨·外

太阳从昨天来的地方又来了，世界顿时就暖和了不少。

女孩站在大树下，左顾右盼。

俺和小羊再也不到那个地方去了。

怎么等，她也等不来俺和小羊，女孩决定去找俺。

84·文庙 日·外

女孩从远处走了过来。

僧人在扫地，女孩走上前来，彬彬有礼问僧人：“师傅，有个叫‘俺’的男孩你认识吗？”

僧人摇头：“不认识。”

女孩有些失望，她自语道：“不对啊，他说他家住在文庙，他不会骗我呀。”

僧人问女孩：“他剃度为僧了吗？”女孩摇头：“他不是出家人，可能家住在文庙附近。”突然僧人有所醒悟：“你是说住在文庙墙角，每天都去捡拾垃圾的那家人吗？”

女孩摇头，但她突然看到俺和爹推着垃圾车在路上走，就急忙跑过去帮助推车。

俺看了一眼女孩，窘迫得无地自容。

女孩儿不说话，只是默默的帮助推车。

车离俺住的窝棚越来越近。

俺似乎觉得末日到了。

俺爹将垃圾车停在窝棚边上，这时他才发现一直帮着推车的女孩。俺爹急忙去感谢女孩，但是女孩没有听到，因为她只顾在问俺：“那是你的家吗？”她指了指眼前四面透风的窝棚。

俺不说话，任天塌下来。

爹问俺：“你认识她？”俺依然不说话。

女孩忽然问俺爹：“你们为什么住在这里？”俺爹被女孩问住了，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女孩在仔细打量俺爹。

俺爹有些窘迫。

突然女孩什么也不说，转身就向回跑。

俺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俺像一个犯错误的孩子，把头低了下去。

爹开始大声的斥责俺：“我不是说过不让你接触陌生人吗？你到底跟她说了些什么？”

俺吓哭了。

娘听到哭声，急忙从窝棚里跑了出来，抱俺。她问俺和爹怎么了？俺只是呜呜的哭，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

爹感到大难即将来临头，他落魄地坐在了地上。

85 • 天水湖小学 日 • 外

天水湖畔有一所静谧的小学校，叫天水湖小学。那里古木参天，幽静而又神秘。

女孩跑进小学，竟直来到校长办公室门前。

86 · 校长办公室 日 · 外

校长是一个留着胡须的老者，他问女孩：“儿子，什么事情让你跑得气喘吁吁？”女孩趴到校长耳畔，小声说：“爹爹，你要找的一家人，我找到了。”

校长是信非信：“你没有看错？”

女孩儿自信的点点头：“错不了，他们又穷，又不是本地人。”说完女孩扯起校长的袖子就要向外跑。

校长在临行前还没有忘记将礼帽端戴在头上。

87 · 文庙墙下 日 · 外

爹和娘慌乱的拆着窝棚，俺向垃圾车上搬生活用品。一切都乱了，而且都是因为我不听话才惹的祸。

突然女孩领着一个穿长袍，戴礼帽的人出现在俺们面前。

爹和娘一惊。

女孩高兴的向我说：“你怎么事先就知道要搬家了？”俺依然不说话，心想：“搬不搬家和你有什么关系？都是因为你，俺又没家了。”

带礼帽的人先向俺爹娘脱帽，施礼，接着就自我介绍说：“我是天水湖小学校长，叫崇高。我想请你们一家人搬到我们小学校去住，另外还想聘请先生做我们学校校工，而且你的孩子还可以免费就学。”

本来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但是俺爹却偏偏不这么想。他问校长：“这里失业人群多如牛毛，为什么只听信一个孩子的话，不做任何考察，就轻易选择了我们一家人？”

校长温和的一笑，然后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认真考察？眼前的一切和你刚才讲的话就是我的考察。再说我的女儿从来不说假话，她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孩子。”

爹没话了，娘却有话了：“你也看到了，我们是落魄的一家人。虽然生活窘迫，但我们不吃嗟来之食。”说完，娘又去收拾拆下来的帐篷。

校长跟在娘后面说：“我知道现在中国很乱，特别是你们北方更受战乱涂炭，否则绝不会到大西北来流浪。”

该俺说话了：“你瞎说，俺们不是北方人。”

爹用手势不让俺说话，很快他就站到了娘的立场上：“看来你是聪明人，由举止闲谈就知道我们的身份。直说吧，到底想让我们干什么？”

校长不再客气：“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不想暴露身份，说明你们有难处。我们学校也不想让本地人随便插足，这样咱们两拍一结合，都能找到自己最大的公约数。”

虽然俺听不懂校长的话，但俺知道爹该动心了。他望了娘一眼，俺娘又说话了：“你是说因为双方有距离，你才决定选择我们？”

校长点点头，说：“都是明白人，搬家吧，到学校去住，大家都会更安全。”

爹和娘又相互望望，然后爹就对校长说：“行，我接受你的帮助，等我们收拾完行李，随后就到。”

校长说：“虽然破家值万贯，但是破家也会暴露你们的身份。为了安全，扔掉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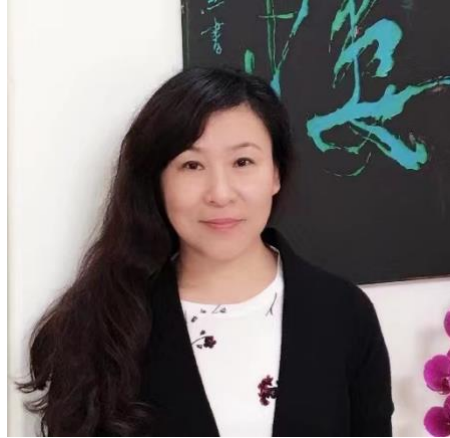
就这样爹娘和我就跟着小女孩和她的校长爹爹去了天水湖小学，也不知是福还是祸，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

（未完待续）

【诗词联赋】

西江月·秋意

冯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庭外依稀碧草，篱边渐次黄花。
长空云散雁行斜，秋意如醪醉也。

客思浅涵霜鬓，西风暗换年华。
红霞一抹在天涯，却看潇潇叶下。

七绝·題南飞雁

南山/温哥华



一字橫空声不断，年光流水意何如。
几时得似南归雁，振翅高飞向旧闾。

七律·七七级幸运儿自叙

刘明孚/卡尔加里（加华笔会会员）



年少求生挺可怜，出身包袱最扯牵。
地头休息难题解，陋室寻思美梦圆。
刚递帛书离号舍，又迎金贴到农田。
只争朝夕勤磨练，弹奏清平喜乐篇。

西江月·与鹤山、国挺二兄游枫溪寻三文鱼不遇

张焱/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溪底游鱼不见，山中鸣浪空闻。
霜枫照眼自纷纷，秋逐西风阵阵。

踏破苍苔万点，披垂爽气满身。
从来得失不由人，而况生年一瞬。

七律·近日深寒有感

Maggie 湄伊/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日渐低斜夜又长，九天云变送深凉。
寒蝉已噤三更雨，客雁犹惊一夕霜。
无意吟秋怜句冷，有心读史恐怀伤。
北风疾卷凛冬近，万木萧萧落叶忙。

七律·题范曾《老子出关》图

冯瑞云/天津（加华笔会会员）



出关老子作巡游，别却衰周不与谋。
否极东方腾紫气，泰来西地走青牛。
非常道向无为至，鼎盛名缘有欲求。
莫将丹砂频冶炼，何如守朴善行修。

五古·羁旅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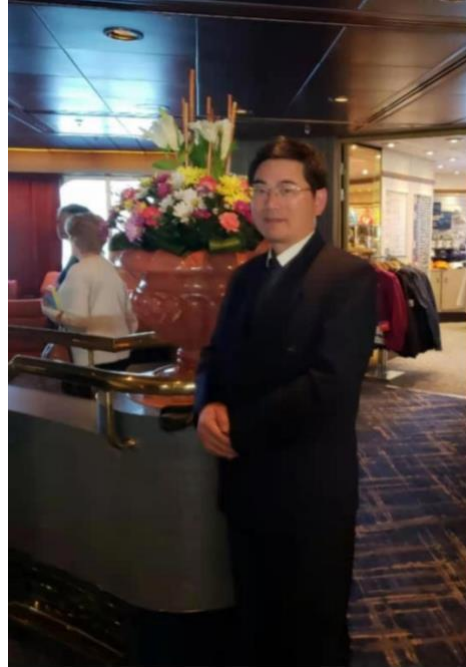
尚虹/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少壮轻别离，重洋远梓桑。
鸿鹄悲游子，志高意彷徨。
岁月如流水，家国路更长。
中年叹晚景，归途渺茫茫。
苦疫已三年，今秋倍感伤。
荒草双亲墓，谁人送寒裳。
庭前椿萱谢，无处话凄凉。
山河千古在，天边雁一行。

蝶恋花·欧游时所拍所思

文质彬彬/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铁马金戈皇命顾。号角声中，万里硝烟著。
掠过平川如暴虎。旌旗再插争先驻。

异域深闺知孰苦？短暂春风，短暂清明雨。
无定河边鸦乱舞。无情梦碎长安路。

七律·Hoy 溪看三文鱼洄游归来

Wenyu/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不辞辛苦回乡路，毅勇昂游逆水寒。
鳍折垂垂衰体倦，鳞伤历历毁形残。
四年去影奔惊浪，九死馀生溯急湍。
千里河川亡骨没，魂随雨露浸枫丹。

五律·壬寅仲秋与友自驾游美东北数州赏枫（新英格兰）

秀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乐驾雁随行，海云秋水长。
千林萦翠带，万嶂拥红妆。
敬枕蓬车寄，穿花宿雨凉。
笑谈翻大壑，云密隔山望。

减字木兰花·秋客

水木清华/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洞箫飘渺，酒醉横琴秋影老。
四野低沉，豆火摇摇夜已深。

秋蛩凄恻，吵醒孤凉昏睡客。
明日天涯，只影飘零落日斜。

七律·重阳咏怀

王益石/卡尔加里（加华笔会会员）



中秋过后又重阳，契友登高共酒觞。
漠漠寒林枫叶赤，萋萋衰草野郊苍。
长空雁字涵云影，别浦渔舟漾露光。
东眺远山情感感，栖迟游子倍思乡。

调笑令·吟秋

陈伟超/多伦多（加华笔会会员）



秋意，秋意。窗外草青枫醉。
横空雁影啼回，庭院菊香蝶飞。
飞蝶，飞蝶。伴舞翩跹红叶。

五律·度假游海滩（新韵）

渔人/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信步走沙滩，没足巨浪翻。
坡台排椅伞，洋面荡舟船。
临岸清波绿，连天瀚海蓝。
任凭龙怒吼，戏水众狂欢。

七律·霜降（新韵）

悬壶阁/伦敦（加华笔会会员）



深秋凝雾酿霜肥，枯草飘黄疏木悲。
鸣雁比肩思故汇，蛰虫俯睡寝穴催。
野豺祭猎惊牛马，鹰隼翔击捕鸟归。
环宇无尘清气露，夜袭霁景月弥辉。

七律·望秋

闪客/多伦多（加华笔会会员）



不尽西风肃肃寒，异乡天碧眺枫丹。
胡天久滞回归雁，故地不闻泣号鸾。
匈奴李陵辞泪舞，东阳太守叹槐冠。
何曾去水留其影，唯见同销落叶残。

唐多令·重阳

姚树元/江苏武进



园里桂花香东篱蟹菊黄。见青枫、换了红妆。
喜鹊梧桐枝上叫，弘声道：到重阳。

耆老别芸窗，悠闲到柳庄。赏深秋、不恋茶坊。
杜牧齐山今设宴，三杯后，谱词章。

注：史载，杜牧重阳设宴齐山赏菊。

【新诗】

苦咖啡

Maggie 湄伊/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空白的午后
阳光睁着眼睛睡着了
地上的光格子悄然游移
一点一滴，是时间掉落的声音
翻开的书释放着寡淡的味道
激昂的文字躺久了
懒散的倦意一直传到眼睛里

焦香就在此时扑过来
诱人喝下了，却全是苦涩
嗅觉味觉背道而驰
大脑一瞬间宕机重启
呼出一口气
宛若新生

你一转身，秋天就来了

Coral 珊瑚/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挥挥衣袖
云霞倚在天边与黄昏厮守
你一转身，秋天就来了
记忆在节节褪色的花朵中摇曳
失重草木开始沉默
涌现红黄
被秋风怀揣的叶子
坦然提及死亡
交出华丽重彩把世界涂染
横行的风交错失落的雨
滴答敲击这人间 一日胜过一日寒
默祷来自上天阳光
赐予我卑微的心
感恩 合掌

枫叶情

Wenyu/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写满相思的红笺
是一叶小舟
穿越记忆的河
在你清澈的眸中搁浅

这隔世的重逢
无需金风玉露的铺垫
我却再次沦陷于一瞥时的惊艳
恍若今生的初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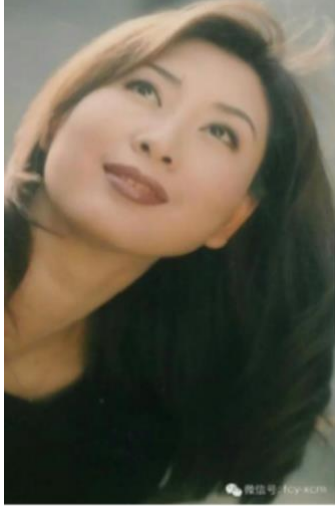
那一刻草木失色群山无言
秋光裁云霞为衣你裙裾翩翩
那一刻沧海扬尘变幻桑田
繁星捧明月为镜
照你挽起青丝三千

我暗数流年依然情深不倦
任荣枯轮回霜华沉湎
任这浓烈的倾城之色犹如火焰
燃烧、蔓延、熄灭
你终将和我血肉相连

你终将成为我殷鲜的朱砂痣
不在眉梢
在心尖

秋日雨

索妮娅/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在一场大火里
万木成灰
跌成江湖找不到的碎片

我隐身天外
和飞云作伴
唱和难以淹没的情怀

就这样把缆绳松开
不再飞舟向海

冷雨中浮起一把细花阳伞
遮挡住秋日清寒
将淅沥沥的往事撑开

秋天走过温哥华

艾伦/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昨日 洒了一地的夕阳
把菲沙河染成金黄
布拉德桥下的晚舟
在万家灯火中
枕着水中月
入梦

清晨 捧起穿过林梢的朝霞
撒在五帆穹顶
撒在火炬广场
维多利亚湾便游走起来

枫叶在风儿的抚摸下
曼舞
摇曳出秋天的童话
引得鲑鱼争相
洄游

时间打着滚
在西摩山上滑落
青春也在树上老去
景相似
人非昨

海鸥低旋 汽笛高扬
招牌林立 车流如织
罗宾逊步行街上人声鼎沸
百老汇大道上机器轰鸣
走过秋天的温哥华
繁荣
依旧

我们，曾经

——致“加華知青之友”团队

芦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我们曾经拥有
我们曾经并肩
抱团携手
在大自然的怀里
在温哥华海湾
在菲沙河谷
在哥伦比亚村落
我们观景赏花
在社区的厅堂里
我们欢声笑语
畅想明天
澎湃的心潮
谱写出一首首动人的歌

遙忆畴昔
俯仰之間
多少风云际遇
华社精英
文艺轻骑
弦歌曼舞
绰约多姿
在群星璀璨的舞台
尽显风采
赢得赞誉四方来

笔会同仁心连心
知青之友春常在
多元荟萃家国情怀
扎根新的沃土
花开永不败

不遗余力
倾情奉献
我们曾经有过
像春阳和煦
像星辰闪烁
永远流淌在爱的心河

啊
曾经
我们的曾经
啊 有过
我們有过
曾经 曾经
有过 有过……

枫红·霞光

秀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在清晨 在日暮
是谁映红了谁
是谁燃烧了谁
眨眼之间变成一片血红
漫天霞飞的日子
丹枫似锦
美了眸
醉了心
雁行驮着光芒翩飞
海鸥照水立霞色
落霞红叶把颜色涂上西风
滴入南瓜拿铁
使悲凉的秋
混合了枫糖的香甜
落红飘飘
霞光依然升起落下
等待着下一次
枫叶繁茂
红上云端
遍洒山川
风雨追
霜雪赶
.....

枯瘦的季节

Cecilia 松子/温哥华



安然行走在每一个季节
深深浅浅的心路在时光里留下痕迹
风绕肩的柔 雨落的眷念
都在指尖静默成禅
于心上温情生暖

夜未央 思更浓
月下独坐的光阴俱如黄花开尽处
凋零落的岁月里念更浓
此时 你是否也站在夕阳下

一次转身 无涯无边
这是注定 还是宿命
我不敢问
离开的那一瞬间
便已沧海桑田

寂寞的屋檐 独我与月相伴
古之今来凄凄 旧客新人惨惨
这个枯瘦的季节又悄悄长出了一片撩人的疼

母亲

朱先贵/安徽



当酸甜苦辣
磨去您青春的容颜
当一缕缕青丝染成了白霜
当沟壑形成了地图
布满在您的脸上
母亲——
您仍然像根蜡烛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孜孜不倦地释放着光芒

母亲——
您站起来是天
躺下来是地
我只是您播撒的一粒小小种子
生在天地间

您慈祥的母亲
甘洒一片阳光雨露
催我生根发芽
催我发叶生枝成长

母亲——
无论我走得多远
飞有多高

都是无法穿越您的胸膛
母亲——
是您用弱小的身体
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生命
是您给了我拥抱世界的力量

采访秋天

晚秋/辽宁抚顺



背上像机
带上心情
还有那支金色的的笔
我采访秋天

成熟的五谷欢迎我
我们牵手于地头间
玉米 高粱 大豆 水稻 谷子
争先恐后的与我交谈

村头的鱼塘欢迎我
鱼儿欢快的游到我身边
鲤鱼 鲢鱼 鲫鱼 还有那群黄鳝
纷纷和我合影留念

村西的果园欢迎我
我看到了那张张笑脸
苹果 葡萄 丫梨 红枣 柿子
扑鼻的味儿那么香甜

农家小院欢迎我
青椒 茄子 云豆 萝卜 白菜
一骨脑儿的向我走来
还有那群鸡 鸭 鹅 犬

我的笔在写
我的眼在在观
我的心在盘算
不知道头条发哪篇

那位秀气的姑娘点醒了我
谁最美就先发谁呗
这有什么为难
笑声在她酒窝里打转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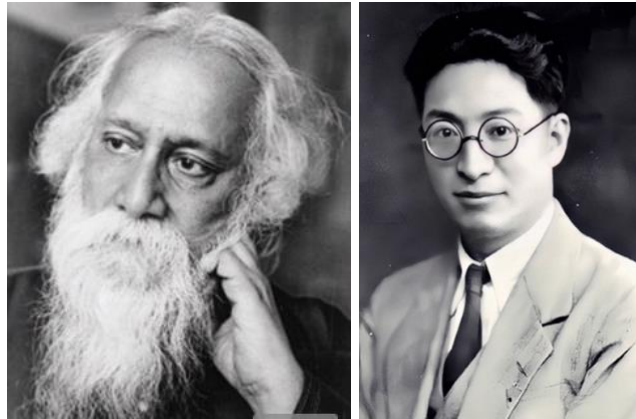
【译丛】

Stray Birds (046-050)

By Rabindranath Tagore, Chinese Translation by Zhenduo Zheng

飞鸟集（第 46 首至第 50 首）

作者：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汉译：郑振铎



046

God finds himself by creating.

神从创造中找到他自己。

047

Shadow, with her veil drawn, follows Light in secret meekness,
with her silent steps of love.

阴影戴上她的面幕，秘密地，温顺地，
用她的沉默的爱的脚步，跟在“光”后边。

048

The stars are not afraid to appear like fireflies.

群星不怕显得象萤火那样。

049

I thank thee that I am none of the wheels of power but I am one with the living creatures that are crushed by it.

谢谢神，我不是一个权力的轮子，
而是被压在这轮子下的活人之一。

050

The mind, sharp but not broad, sticks at every point but does not move.

心是尖锐的，不是宽博的，它执着在每一点上，却并不活动。

清平乐·卑诗赞

作者：芦卉，英译：王健

In Praise of British Columbia (to the tune of Tranquil Joy)

By Jolina Cheng,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an Walls



乱红飞度，始觉春归去。
万卉葳蕤铺满路，着意唤回春住。
水光山色多情，引来百鸟齐嚶。
旖旎卑诗人爱，四时气爽风清。

A riot of red petals in the sky
tell us that spring is passing by.
Dogwoods bloom in full array,
as thought calling for spring to stay.
Colorful blossoms bloom around,
making charmed bird songs resound.
We love this province for many reasons—
It's a lovely place to live in all four seasons.

浣溪沙·农历庚寅端午缅怀爱国诗人屈原

作者：芦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英译：王健

In Memory of the Poet Qu Yuan **By Jolina Cheng,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an Walls**

朝饮木兰夕抚琴，寒秋落叶菊缤纷。
楚天漠漠日西沉。
披发行吟《渔父》曲，云横岳麓怨何深？
潇潇湘水慰诗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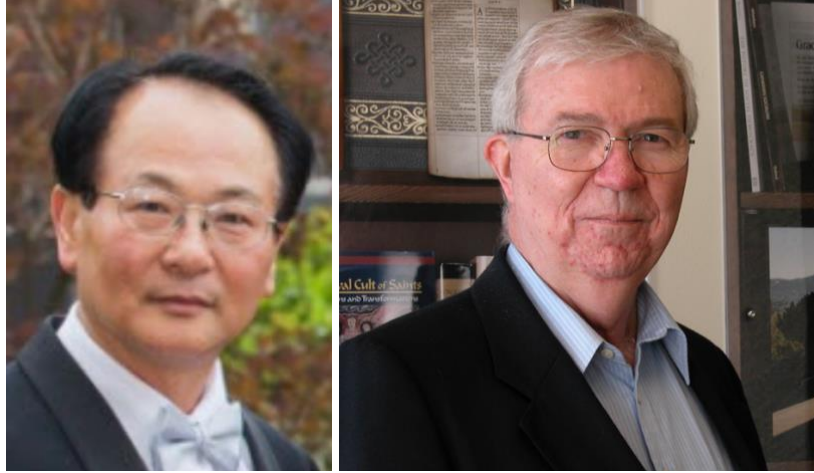
Mornings, he drinks from orchids drenched with dew,
strums a zither at night,
Leaves fall in mid-autumn, Chrysanthemums bloom bright.
The skies of Chu turn to dusk,
daylight won't be long.
Hair disheveled, he walks as he chants
the fisherman's song,
Clouds spread around foothills,
resentment won't abate.
The sighing wind on the River Xiang
his only soulmate.

七绝·重阳

刘明孚/卡尔加里（加华笔会会员），英译：王健

The Double-Nine Festival

By Mingfu Liu,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an Walls



层林红遍又重阳，骤步登高念故乡。
流水年华天不老，菊花笑对夜来霜。

Row upon row of trees, red everywhere,
it's the Double-Nine Festival again,
galloping up to the heights
I miss my hometown.
Time flows by like a river
but the heavens do not age
and chrysanthemums just laugh
when frost falls at night.

野花

水木清华/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Wild flowers By Shuimu Tsinghua



不必强大
那是自然的选择
祂拣选了你

你是最合心合意的

这是多姿多彩的恩赐
祂恩赐给整个世界
不同嗓音的歌唱声
都是音乐徐徐

你 就是那个美丽
虽然细弱 且生而贫瘠

这是祂的拣选
用爱 使生命灿烂丰腴

Natural selection
not necessarily being strong
HE chose you

You are the one with the best fitness

This is a gift of the variety

HE makes worldwide
The voices of different singing
Are all music

You are the beauty
Although you are small
And lives with poverty

This is what HE chose
With full love
And then the life becomes splendid

【诵读】

秋叶

作者：周保柱/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朗诵：枫波



风 可否轻一点来
这是我最后的挂牵
此后
不再血脉相连

风 可否轻一点来
容我把这首诗写完
你给我的远方太远
我此后孤单

风 可否轻一点来
单调一生 其实
我珍有另一个颜色
原谅我 直到最后才给你看

【朗诵者简介】枫波，喜爱诵读，尽享“悦听悦诵悦生活”的美好。愿用我有限的声音，让无限的诗句和文字灵动起来。

链接：[秋叶](#)

落叶的告辞

作者、朗诵：胡发翔/温哥华



终于
我看到了这个季节
不可躲避的脚步

从嫩黄到葱郁
从深绿到殷红
我曾努力地用周身的血色
去涂抹枝干的每一寸肌肤
任春夏摇曳着我点缀的风情
任深秋啜饮着我挤出的甘露

但我仍无法阻止
轻风送来的阵阵喝彩
把我悄无声息地吹落
我清晰地知道
我此刻的角色是谢幕……

请不要问我会飘向何处
我浑然不知我的归宿
只记得去年的那场雨水过后
我被埋进深深的泥土

咽下泪滴
屏住呼吸
静静等待着
冰雪消融后的
那一缕薄雾

链接：[落叶的告辞](#)

花开是禅

作者：雪野/甘肃，诵读：竹笛



我相信每一朵花里，都住着菩提
我相信每个菩提，都是明心的佛
明心见性就是你，最虔诚的了悟

遇见并爱上她，即是悟道的开始
不论你与她是，一见钟情的倾心
还是神往中的，心灵交汇与抵达

花的语言或热烈，或平淡又无奇
都蕴含着自然，最隐秘的诗性美
这是形而上的，一种最圣洁洗礼

我相信花的香醇、花的妖娆是诗
是大自然写给，骚动灵魂的分行
花开见性者修行，见佛的即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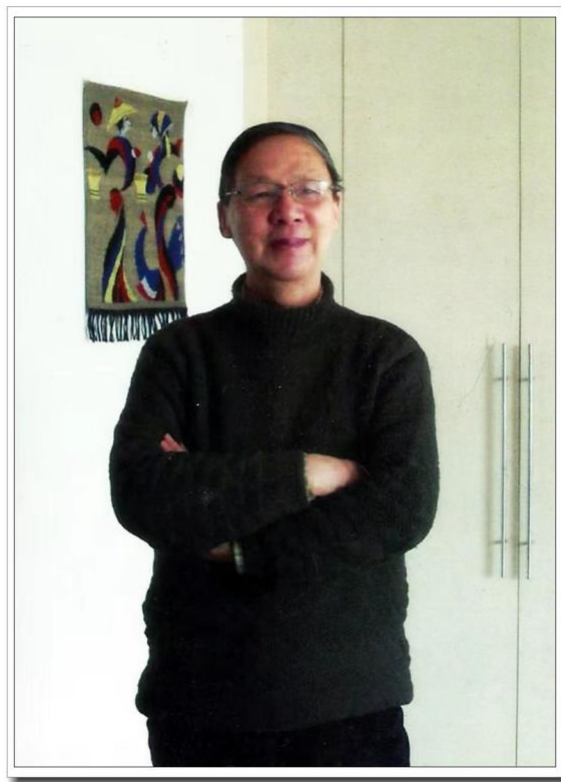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雪野，原名樊晖，系省级作协会员，当代诗人作家评论家。获各类文学奖三十多项，作品入选十几部权威选集。存世诗集文集诗学札记等各类作品五部。

链接：[花开是禅](#)

【书法】

临《石鼓文》·《知、道、爱、惜之心》

孔少凯/温哥华



愛

愛
戀

知

讀
書

珍

惜

雲
游

趙
知行
愛
惜
紅
紙
東
北

器

茶

万里烟波濯纨绮·德薄而位尊

骑士/温哥华



萬里幻波濯紈

縠千章杞梓蔭

為天

辛丑冬月 駱士奇

錄周易系辭語段存觀以鑑



德尊而位
薄而位
智小
而位
謀大而
位
任大
而位
重而位
小

辛丑年十月



騎士書於溫江



上善若水

古中/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绘画】

加油，李娜

程樹人/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程樹人作品：《加油，李娜》

加油，李娜

人无完人，球场上决无永胜者。但是李娜的拼搏精神感动我，我用我的画为她加油。

吉米

李天行/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李天行作品：《吉米》

《画中有话》25 吉米

一天，一位在高贵林港水彩画班的学生维拉拿她的习作给我看，其中一张画的是他丈夫，还带有相片来对照。维拉七十多岁了，非常勤奋，画的很不错。吉米是退休教师，照片里的他容光焕发，眼睛炯炯有神。我马上问，可不可以借照片让我画，她欣然应允。

吉米戴着细边的眼镜，坚毅的目光里还透着丝丝柔情。这是位学问渊博的导师，也是慈祥的长者。可以想见，当年在课堂里他是怎样地循循善诱，指引着一批又一批学生吸满知识走向社会的。

后来有几次机会和他接触，证实了我的想法，一位没有架子的学者，和蔼可亲的人。看到我画好的水彩，他们高兴极了。当然，我也把一张复制品送给他们。

吟蘭

廖中慧/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廖中慧作品：《吟蘭》

五绝·吟蘭

文/中慧

冰肌风骨素，兰蕙沁芳香。
淡泊从容志，篳篥不怯房。

妙色非關秋露染

劉德/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劉德作品：《妙色非關秋露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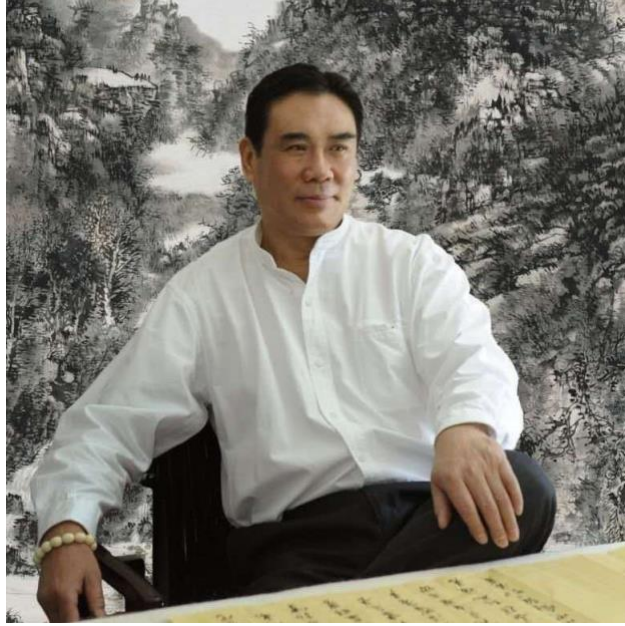
種菊
——步曹雪芹種菊原韻
文/聽雪齋主

冰枝玉種自何來？更向瑤台借土栽。
傲骨不該慚桂發，仙花直自早梅開。
象床銀井馨千朵，白釀紅萄醉幾杯？
妙色非關秋露染，還憑清氣絕塵埃。

注：象床、銀井：指用白銀和象牙裝飾的井、床。床，井邊的欄桿。

達摩坐禪

謝大弘/溫哥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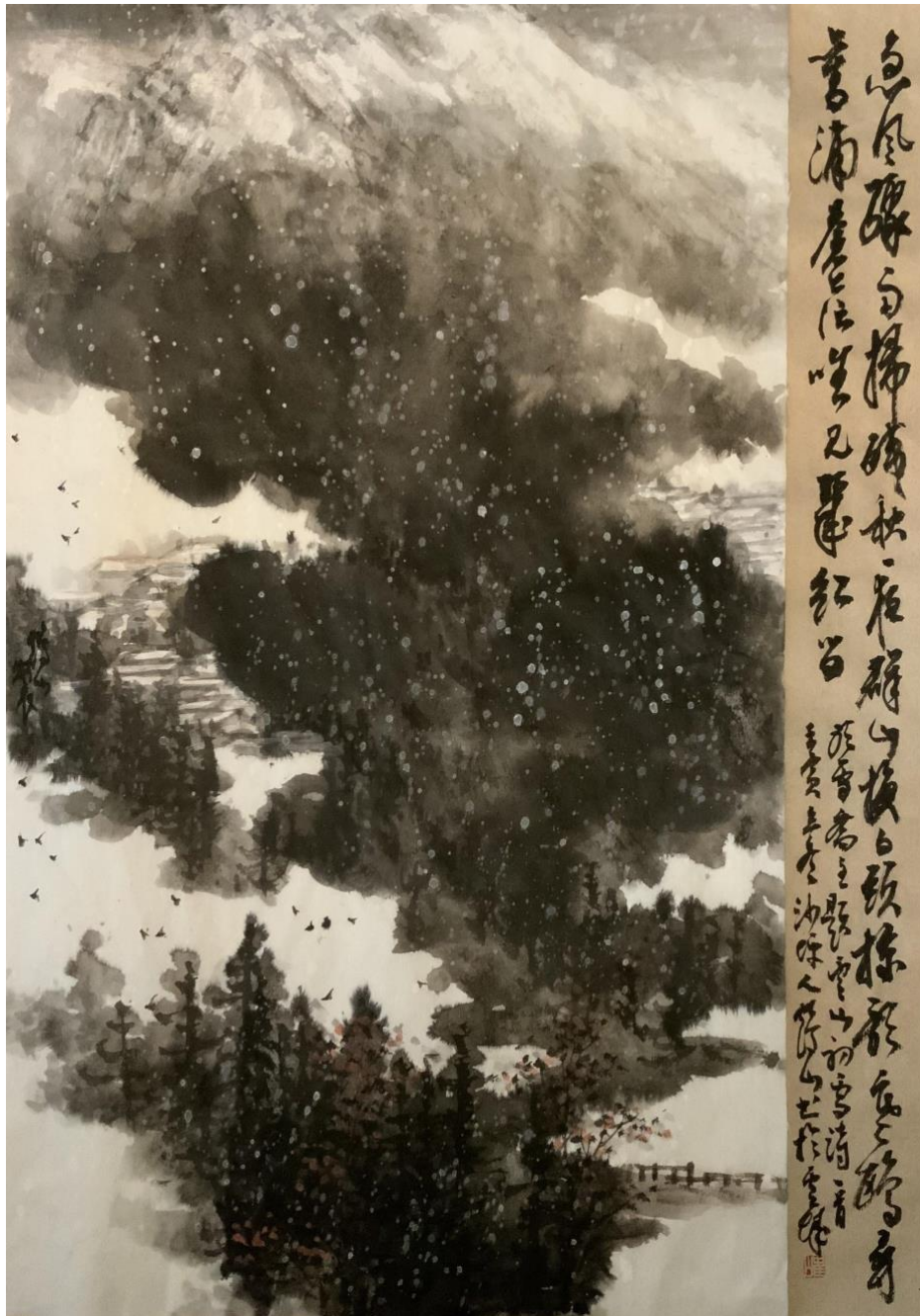


謝大弘作品：《達摩坐禪》

雲山初雪

陸鶴山/溫哥華





陸鶴山作品：《雲山初雪》

雲山初雪
(題鶴山老師畫意)
文/聽雪齋主

急風驟雨掃殘秋，一夜群山換白頭。
掠影寒鷗尋舊浦，蒼茫唯見幾紅留。